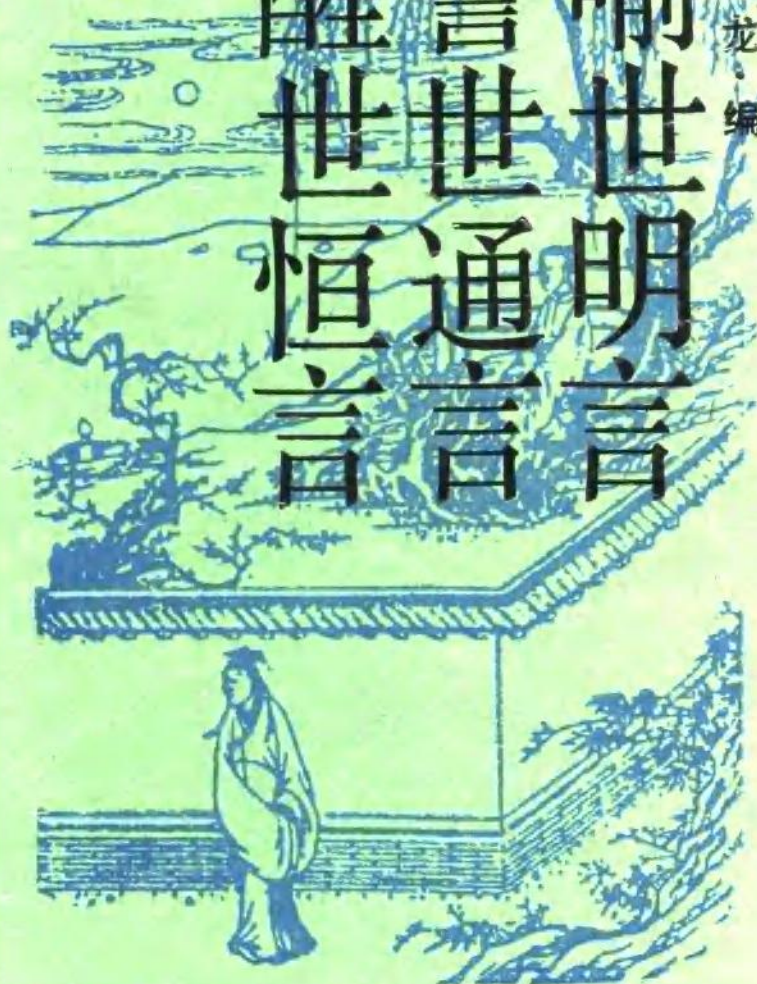


冯梦龙编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月夜时
醒世恒言



点,考证的方法,不能仅仅因为小说中的几条词语便断言某些篇是宋元旧作。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仅仅根据某几条词语便断言某些篇为明后期作品,或者全出冯梦龙之手。

总共包括120个短篇的《三言》,不仅是我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宝库,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的多侧面的反映。其中以描写爱情婚姻生活为内容的题材最为脍炙人口。特别令人百读不厌的是《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寻夫》、《唐伯虎一笑姻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些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其中所塑造的莘瑶琴、秦重和玉堂春、王景隆等形象,迄今仍活在广大群众心目中。至于《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莺,为了追求理想的婚姻所表现的主动性,更反映了理法束缚的松弛。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姿色绝代的名妓杜十娘的悲剧命运,更不知赢得了多少读者的同情之泪。《三言》中写爱情婚姻的题材约占三分之一。此外,揭露封建社会官吏的贪酷和朝廷内部的忠奸斗争的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也有歌颂清官的公案小说如《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和《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有反映资本萌芽时期小商品生产者发家致富的过程的《施泽润滩阙遇友》,此外,还有富有浪漫色彩的神话故事小说《灌园叟晚逢仙女》、《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这些作品早已不胫而走,都可以说足以令人百读不厌。《三言》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也就体现在这些篇目上。当然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在《三言》中毕竟还有不少封建性思想糟粕和一些庸俗的描写词句,这些都需要读者运用正确的观点加以辨析的批判。

岳麓书社将《三言》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选择善本,标点出版,是很益的。

1989.5.于湖北大学

喻世明言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秦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传》、《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韞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绀縠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昇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前言

冯梦龙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到了十六世纪中期(嘉靖中年),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这样的社会背景相适应,在哲学思想领域出现了开启后学“舍天理而求良知,阴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顾”(黄宗羲《明儒学案》)的王阳明学派。这个学派又孕育了能以“赤手搏龙蛇”,遂“非名教之所羁络”的“王学左派”。左派王学又通过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李贽(卓吾)等的阐扬,把这种反对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传播到文学领域。于是十六世纪末就有以湖广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兴起。这一流派向长期统治文坛的前后七子发动了总攻击。用响亮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口号扫荡了复古主义的弥雾。这可以说是作家主体意识在三、四百年前的一次觉醒。而且由于李贽和三袁提倡民间文学,重视语言的通俗化,从而更为日益成熟的白话文学争得了与正宗文学可以比肩的地位。这显然对当时及此后三、四百年的我国文学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公安派的进步的文学传统。冯梦龙在《三言》里所表现出来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显然与李卓吾、袁中郎是一脉相承的。

冯梦龙,万历二年(1574年)生,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又号墨憨斋主人,字犹龙。他是一位创作力旺盛、学识广博、才气纵横的作家、编辑家、评论家。他编辑著述的计有话本小

说三种、话本讲史类六种，笔记小品类五种，传奇类十九种，散曲、诗集、曲谱类六种，民歌类二种，时事类四种，应举类五种，其他五种，共计五十多种。编纂著述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涉及到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这在文学史上空前的。所以人称他是“全能”的通俗文学家。

但冯氏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主要在于他编辑了总称为《三言》的三部短篇小说集。这是我国宋元明时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总汇。

《三言》是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总称。俱刊于天启年间。研究者大都推断它们均为冯梦龙所编，但它们刊出毕竟有先有后，加之作序的人署名不同，因此对此三书是否都是冯梦龙所编的问题，有人仍持存疑态度。我认为此三书同出冯氏之手，理由是：

一、《三言》的第一部《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刻于天启初。此书扉页有天许斋题识“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云。郑振铎先生就认为“天许”是冯梦龙刻书时所用的斋名。这说明冯氏是有计划地将百二十篇话本分为三辑陆续刊行的。

二、《古今小说》天许斋刊本四十卷，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本，一九四七年商务印书馆曾根据这个本子的照片予以排印。署名绿天馆主人此书作序云：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

“茂苑野史”显然是冯梦龙的别署。孙楷第先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写道：

绿天馆主人不知何人？而序文议论宏通，谅非别人所能，或亦冯氏所作也。

现在流传的衍庆堂所刊《三言》其《喻世明言》的“识语”云：

绿天馆初刊《古今小说》□十种，见者□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勘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又云：

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

这都说明《三言》无论是从命名或是从主题看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冯氏是把《三言》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的。

三、可一居士写的《醒世恒言序》云：

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又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

从这序文看，《三言》也是一个整体。

四、《三言》序文署名既不统一，而且《通言》序署豫章无碍居士题，其中称编者为“陇西君海内奇士”。又《恒言》序署“陇西可一居士题”。陇西、豫章与冯梦龙有何干系呢？这个问题，已故友人卢树菴先生已有考证。他认为豫章、陇西均为冯氏郡望，亦即可一居士、无碍居士均为冯氏的笔名。他引梁元帝萧绎《藩难未靖抒怀》中“威寄陇西冯”句为证，谓“陇西冯”是指梁的开国功臣冯道根，可与乃祖冯异媲美为证。这是由于后汉大将冯异威震陇西，而梁的冯道根又因功封豫宁县开国伯；按豫宁明属南昌府，而南昌本为豫治所。这就是为什么说陇西、豫章都可视为冯氏的郡望的根据。因此，“可一”也好，“无碍”也好，它们都是冯梦龙的化名。

五、绿天馆主人、可一居士、无碍居士之为冯氏的笔名，

与冯氏同时的文士早已洞悉。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

墨憨斋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欲导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

而步冯氏编《三言》的后尘而编撰《二拍》的空观主人凌蒙初，也在《拍案惊奇序》中写道：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

以上说明，《三言》全为冯梦龙所编刊的问题，已毋庸再辩。

冯梦龙编辑加工出版《三言》，无论是在文学史或思想史上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其一，冯氏在《三言》序中反复地阐述了他对白话小说社会意义、思想价值的深刻认识和他尊尚通俗文学的进步观点。

他写的《古今小说序》，实际上是一篇通俗小说的宣言。他把唐传奇与宋话本对比研究，认识到了通俗文学作品以形象描写为手段，诉诸读者情感，其影响之深刻，远胜于人们奉为圣经的《论语》、《孝经》的道理。这种见解是值得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大书特书的。

冯氏又在《警世通言序》中写道：

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

在这里，冯梦龙已经打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把小说中所反映的道听途说看作是学问，认为由读小说而获得的学问其价值并不亚于皓首穷经者从高文典册中所获得的知识。这也说明了他的理论勇气。

其实，冯梦龙还不仅是只强调白话小说的感人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以通俗小说为武器，来唤醒人们的心灵，启发愚蒙，从而起到改造社会、治平天下的作用。他在《醒世恒言序》中写道：

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崇儒之代，不废二教，导愚适俗，或有兼者焉。

把白话小说的化民伐俗作用和儒家及释、道二教等量齐观，这也是冯氏的卓见。

白话小说既然是作为启蒙工具广泛流传于劳动群众之中，因而我们自然不能要求它所写的人物、故事完全符合史实。冯氏因此在《警世通言序》中主张尽可不必要求通俗小说“去其赝而存其真”。他认为在这类小说中：

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匱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慷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

这也就是金圣叹在《水浒》批中要求读者不必问“其人其事之为有有无”的主张。冯氏不是机械地要求事真，而认为只要写得合理即符合生活逻辑，就可以视为“理真”，就可以起到感人作用。他还强调要在重视“理真”的基础上重视“情真。”他指出，通俗小说，“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赝孰真也？”

由此可见，冯氏是最早大声疾呼为白话小说争历史地位的理论家。

其二、冯梦龙是宋元明白话短篇小说文献最勤奋的搜辑者，富有魄力的编辑出版家，也是成就最大的对宋元明白话短篇小

说的加工整理人。冯氏认识到我国小说，“始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而通俗演义即白话小说则肇于南宋。同时，他又能以进化的观点指出明代“文治既郁”，因而其通俗小说“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这也可以说明，冯氏要专门编三本宋以后白话短篇小说集的用心，也是他之所以要对一些宋元白话小说进行加工改写的原因。

在我国文学史上白话小说是群众性最为广泛、社会影响最为深刻的文学样式。而宋元白话短篇小说，又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先驱。

冯梦龙所搜辑、选编的《三言》，不仅仅是对前人创作的汇编，而应该承认冯氏对此书本来就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当然，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作很难说不是冯梦龙的失误，那就是他使许多宋元话本失去了古朴的旧貌。但也正因为经过了冯氏的修改加工，才使《三言》远比嘉靖年间刊行的《清平山堂话本》更受读者欢迎。

其三、如果说我国的大量文学遗产都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反映，充满着封建伦理意识，那么《三言》以及随之而出现的《二拍》，则写了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品经济成分和市民生活，它部分地反映了市民意识和封建制度、封建礼法的矛盾冲突。这是《三言》的最大特色。

其四、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胜利，也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然而白话文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决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胡适、陈独秀等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遭到了林纾等的攻击，无非是说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写出最成功的作品。但事实胜于雄辩，在五四以前我国早已有了成功的白话小说《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加上《三言》这样成功的短篇小说集，这就大长了白话文宣传者的志

气。因此，我们应视冯梦龙为我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三言》总的来说是宋元明三朝话本的总集。《明言》、《通言》保存了不少宋元旧作，而《恒言》则以明代作品特别是嘉靖以后作品为多。冯梦龙本人的所作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则收在《警世通言》之内。

我国古典文学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作伪。一九一五年缪荃孙自称在上海发现了《京本通俗小说》自第十卷至第十六卷共七种，于是就以《京本通俗小说》为题把这七篇小说刻入他的《烟画东堂小品丛书》，自称为“影元人写本”，曾经蒙蔽了不少研究者，以致历来选注话本者都把此书中经过缪荃孙改窜的七个短篇当作宋元旧作来征引。而叶德辉又把所谓由缪氏发现而未刊的《金瓶梅词话》一种刊行，并注明原系“《京本通俗小说》二十一卷，已未孟冬照宋本刊。”其实他们所根据的乃是冯梦龙的《三言》。所谓《错斩崔宁》本是《醒世恒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缪荃孙有意把此篇中的“我却说故宋朝中”改窜成“我朝元丰年间”；又把“却说南宋时”改成“却说高宗时”，就是这样的伪托，竟为我们的文学史家相信，并把《错斩崔宁》选入《历代文学作品选》的宋代部分。有的研究者还据以断言宋代话本叙述上如何曲折，文词如何优美，抒情，如何细腻云云，这显然不符实际。我们只能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是冯梦龙根据他所见到的传为宋人作的《错斩崔宁》加工提高之作，而不能象缪荃孙那样，把它的著作权全部归之于宋代说话人，而认为冯梦龙只改了几个句子而已。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之伪，已有国内外专家辨析，只可惜学术界有许多同志还充耳不闻。我在这里批判缪荃孙等的欺世盗名，也是为了提醒作者在阅读《三言》时要注意运用历史的观

喻世明言目录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2)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36)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45)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馄饨	(56)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59)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64)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68)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76)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82)
第十一卷	赵伯昇茶肆遇仁宗	(94)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00)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昇	(106)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15)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21)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34)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38)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44)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52)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161)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168)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185)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02)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07)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17)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21)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29)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35)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42)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250)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259)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261)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275)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284)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289)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296)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311)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324)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333)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349)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

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闲话休题。

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殓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

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揶揄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揶揄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揶揄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那羨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做强。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取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馀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

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得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媛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不题兴哥做客之事。

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媛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面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间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

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媛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丑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媛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咣咣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媛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驢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